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八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

劉宗周　黃道周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者也萬曆辛丑進士崇禎朝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請釋熊姜之獄斥為民年已六十四矣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聞之慟哭徒步涉江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曰哀詔未至何故發喪且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於是發喪哭臨畢與朱大典章正

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於南都以原官召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南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又言今日問罪之師當自諸臣之不職者始當賊入秦流晉漸逼畿南遠近洶洶而大江南北一二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之臣當誅新朝既立謂宜不俟終日首建北伐之
九廟暦梓宮訪諸王萬無容自諉者而諸臣泄泄自安則舉
朝謀國之臣當誅詔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

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良心憤新爵劾舊官朕拜昌言宣付
史館是時宗周本無意於出謂中朝黨論方興何暇圖賊而
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然又恥不能致宗周反急其一出及
方出而彈劾踵至其言誇誇引繩批根不少假借由是羣小
側目馬士英言宗周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
也朱統鑕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
處皇上劉澤清言宗周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兵已伏於
丹陽而是時浙兵適與京口防江兵相擊鬬士英聞之而信
小震恐高宏圖乃言於上傳諭曰昔漢宣起於艱難魏丙合
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者祖分左右口搆玄黃天下
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

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在丹陽僧舍也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既入朝仍居蕭寺南渡亂政無不危言奸黨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內外結連人莫敢逆忤宗周昌言排之及起用阮大鋮宗周曰大鋮進退江左之興亡係焉其視國事之顛連猶疾痛之在身也危涕正辭以冀廟堂之一悟迄不見省乃再疏請告孑馳驛歸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以出處卜國家治亂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明年宏光出亡浙江亦不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有以文謝故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

僕在懸車上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
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國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
亡乎故相江萬里以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
死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於水中水淺不得死絕食二
十三日而卒閏六月八日也宗周死而浙東紳士孫嘉績熊
汝霖錢肅樂鄭遵謙等各起兵迎魯王監國紹興與
大兵相拒者一年人以為由宗周所倡云宗周以遺腹生家貧
母章氏育之外家幼端穎稍長即志聖賢之學內行脩飭甫
釋褐遭母喪為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尚書陶望齡弔之
歎曰世衰禮廢吾未見善居喪若劉子者服闋以祖父年高
不謁選祖亡哀瘠如初通籍四十五年立朝僅四年自守所

學不以時方變亂更術以進也懷宗綜核名實羣下惴恐宗周以為此刑名之術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帝方憂流寇問以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内為本此於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帝顧廷臣曰迂哉宗周之言也京師方戒嚴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橋奏言火器宗周劾之曰戰守屯戍自有良法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之（按一本無帝憂至此一段）方帝每言宗周清執敢言有古大臣風然終以為迂故不得久在位居家潛心理學清脩篤行不愧衾影與人嚴正不可干以私嘗面折人過人皆敬憚之其學以慎獨為功以知天為歸而本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古小學日會講其中與無錫高忠憲齊名說者謂明之大儒推薛胡

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著有劉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
十餘種子汋字伯繩甘貧樂道能守其學
黄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人家貧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
山山水暴漲墮淵中潮流而出遇異人投以讀書之法過目
不忘自少攻苦為文典奥原本經術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
吉士編修屢起屢蹶五遷而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道周以
文章風節高天下而嚴冷剛方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
嘗上疏自陳言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時鄤
方以杖母被大詬帝得疏駭異而忌者愈藉為口實最後以
劾楊嗣昌奪情入閣帝怒甚親召至平臺詰責下獄遣戍事
具明史南渡起吏部右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諷之

曰人望在公公而不起豈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爭道周不得已乃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九月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臨行上言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取長安然後問洛陽之鐘簴掃承德之松楸上規天壽北瞰日侍久其道誠難必如臣愚計得一沈鷙之將簡士三萬費糧百日出潁揄葦橋東踰破車度臨朐歷博興直上盤山滄州此間三四千里皆荒曠如陘虛邑惟臨朐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可屯聚可因糧而食走七晝夜至武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敵有嘯指望宣大關門而遯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上十二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覲九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收漳衛其用力

甚少奏功甚鉅北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歎吁於大峴也南京潰唐王建號於福州召為首輔是時鄭芝龍專政賜宴大臣芝龍欲居第一道周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芝龍辭屈由是與道周不和道周見芝龍殊無經略之志求出關自効請兵請糧芝龍皆不與道周徒以忠義激發旬日間得九千餘人親寫劄副并語給為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而應募者多不練之兵不能應敵由廣信抵衢州婺源令其門人者也偽致降書道周信之決計深入曰國家養育數百年士民豈無人心傳檄自歸命耳至婺源明堂里

大兵猝至一軍殲焉道周知為令所賣叱從者俱退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職方趙士超字淵卿福州諸生中書賴繼謹字

掖儒漳州諸生蔡春溶字時培漳州諸生道周婦弟通判毛
玉潔字去水六合人沙縣丞四人從道周絕粒七日不死至
徽州元旦張燈甚盛為魚龍諸戲道周與士超悵然賦詩是
夜雷雨大作繞營三晝夜不止訓導吳士纁呼其子祺生曰
昊天震怒殆為黃先生乎不食而卒道周至江寧督師洪承
疇其鄉人也使人來言曰先生毋自苦我可以保先生不死
道周罵曰承疇久死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親自哭奠焉
得尚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承疇館而禮之上疏乞貸死
朝旨不許道周在館與門人講習吟咏如常素善書翰都人
爭求之終日握管不辭也三月七日赴市見市有豎福建門
牌者指曰福建吾君在焉死於是可也南向再拜遂受刑士

起等四人偕死隆武聞之大哭追贈文明伯諡忠烈道周詩文敏捷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三易洞璣詮革象新書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以之推驗治亂其說多中自推行年終於六十三歲丙戌書之小冊始知其能前知也

逸史曰當明之季若劉黃二公豈非盛世之麟鳳哉惜乎出非其時夫道有污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設肇於炎黃聖人未嘗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彖藝尚射御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訛孔子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嘗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言宋人崇理學指武備為末

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於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夷狄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厲之夫舉以為帥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鬭猷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輯其衆乃宗周概指為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也後世之君子皆自恃其正論以博名高耳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悲夫道周出關之舉志則偉矣然

以不練兵之甲仗糗糧百不一具又輕信敵人之間深入險地是棄其師也孔孟棄民殃民之戒獨不聞歟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捄於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之乎世歟若二公者君子諒其志焉可也

南疆逸史卷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九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五

左懋第　袁繼咸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懋第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命以右僉都御史視師江上時議遣使通好於國朝祭告大行皇帝且册封吳三桂而懋第母死於天津訃至疏請終制不聽因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以行以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

愉副之紹愉先帝時與新甲比為懋第劾罷者也而詔旨又
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懋第言經理通和兩事也
今以之兼行則名兼實乖將先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
而後往和乎至馬紹愉前者奉使辱國臣今豈可與偕行上
不聽臨行上疏曰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
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瞻高皇帝之松
楸而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黍離之痛撫江左之遺民
而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沈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
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為必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可恃
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拒河而守必能拒河而守而後能拱
護南都於萬全惟陛下幸察遂行賚銀十萬兩幣數萬疋吏

卒三千人時可法駐泗州與撻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効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於是遣使以冊命先投三桂喻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然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投四夷館撻第曰我奉命通好而夷館投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往返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撻第斬縗大經迎者詰曰吉禮也而以凶服將事可乎答曰國喪也兼有母喪國喪臣所同盡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內院大學士剛林至責朝見撻第欲以客禮剛林曰我

皇帝踐祚不聞爾國朝貢使臣乃欲據客禮耶懋第曰我天
朝使臣自應具主客禮見我皇上正位繼統方圖中興何言
朝貢反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懼變色乃曰此大事非
可一日決也始徐之剛林出明日索國書懋第不啟以所賫
金幣及陵工之犒先之時
大清初入中國未深晰中朝事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授
之而懋第慷慨引義辭氣不撓剛林嗟歎曰此中國奇男子
也厚為牢醴以待之懋第既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寺廳率
將士喪服為三日哭攝政王聞益重之而洪範已輸款願招
劉澤清諸將以江南降附二十七日悉歸使臣至滄州復追
懋第紹愉還獨洪範得歸而

大清已舉兵南下十一月初五日也懋第止將士滄州以數騎北還改館太醫院久之上攝政王啟曰懋第奉命通兩國好今無故羈我使臣我士馬饑困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不報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等入見懋第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奏表南京遣金鑣楊三泰往道梗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為哀表望祭先帝哭失聲六月聞南京失守其從弟懋泰先降為吏部郎者來見勸之降懋第叱曰我家無是人也遣出之閏六月十五日命薙頭中軍艾大選有貳志懋第怒杖殺之十九日乃收入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翰守備劉統五人者從入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斷

我早辦一死矣艾大選遺我節制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復延諭之終不屈攝政王雅敬懋第欲生之以問在廷漢臣而降臣愧見之無復言者王歎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終不失富貴莫應乃引出既至市王又遣騎諭降者三終莫應懋第顧五人曰得勿悔乎皆曰無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向南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端坐受刑行刑者亦揮淚大風晝晦捲市棚於雲際觀者無不泣下門人戚默徐玄斂葬之彰義門白馬寺側將士留滄州者聞之號泣散去蠟書至冬達於魯王懋第之在太醫院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王廷翰劉統皆上元

人陳洪範既賫撫第得疾明年六月十九日病亟連呼左老爺至乞哀而死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選廣東道御史巡視中城以監會試疏糾謫南京行人司副踰年遷禮部員外郎出為山西學道巡撫吳甡特疏薦之巡按張孫振弗善也劾之逮問三晉士民赴闕訟冤得釋進武昌道參議平賊李瘐子衆賊產數萬畝使民佃之以其入為軍糧尋理鄖陽巡撫治僉都御史以賊陷襄陽不能禦逮治遣戍歸明年以薦復起總理河北屯政大學士吳甡將出視師議設總督於九江控制吳楚乃加繼咸兵部左侍郎總督江楚應皖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咸激以忠義挽良玉西

行時張獻忠方蹂躪楚地至安慶指江中浮屍示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變色因責之曰君侯功雖多過亦不少朝廷不譴責嵗遣中使宣諭奈何不圖報稱且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竊為睢陽死不為進明生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咸至九江申軍實聯絡村陳諸大姓兵拒瑞州竊賊所向而吳甡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之大器與良玉不睦軍中大鬨帝曰今日袁明日呂朕不知諸臣紛紛何見也於是復以繼咸代大器甲申四月聞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遽率師至安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竊南左右無正人聞變必生異議亟貽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玉得詔果不肯拜聞繼咸言乃開讀如

禮儀以擁戴功晉四鎮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愈不可言矣又言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加人尤當以紀綱肅下且君德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駑頑奉六龍為澶淵之行又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不可不防意外臣當馳還汛地上是之繼咸因上時政疏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為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尋陽而湖南襄樊為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潰兵叛將蟠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可不加意措置令就戎索乎湖南新經賊亂千里蒿萊宜簡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

為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宿兵必責餉修城置器建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江北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又言致治必先得人宋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不能信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葉廷秀諸人著名先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人之禍敗灼如蓍龜使先帝早用其言寧有今日焉士英已為刺己恨之無何逆案諸人盡起通政司楊維垣請以三朝要典重頒天下繼咸言要典一書先帝特旨焚毀諸

臣非屬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羅織之書臣請書未進
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不聽劉澤清之評奏姜曰廣也繼咸
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敗壞其事於繼咸所奏用監司郡
縣悉寢其奏而阮大鋮在兵部凡繼咸奏調部將必俟行賄
方給教印由是諸將愈解體先是楚將揚國棟張先璧黃朝
先等潰卒數萬人無所屬剽掠蘄黃間繼咸陰以恩撫之使
無為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莅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
方進良玉侯爵令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璧等軍其勢愈張
繼咸貽書朝臣言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
士英終不省反裁九江額餉六萬且以其比於良玉欲移之
於內推為刑部右侍郎又恐無以牽制良玉遂不果僞太子

事起士英大鋮欲借以起大獄盡誅正人傳流洶洶而闖賊方逼漢沔左兵欲避寇而無名黃澍在良玉軍中因說良玉清君側惡捄太子乙酉四月良玉遂傳檄數士英罪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時繼咸聞賊南渡令其將守九江身率師以援袁吉甫登舟而聞左師且至九江士民大恐環泣留繼咸乃急移諸將家口入城以繫兵心列兵城外拒戰士民皆言我兵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候良玉至諭之以理且令諸將斂兵入守相機而動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而裨將郝効忠不待令隨其家入城矣良玉抵北岸書來願握手而一别為皇太子死繼咸至良玉舟中良玉言及太子大哭繼咸曰先帝舊恩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公今以檄行之

是仇國也請改為疏良玉從之戚禮而別繼咸歸集諸將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共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潛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効忠夜半斬門出良玉兵士遂入城殺掠繼咸度不能制冠帶欲自盡黃澍泣拜曰寧南無異圖公以一死激成之大事去矣繼咸乃止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臨侯矣嘔血數升而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自為留後邀繼咸偕至池州聞日報

大清兵已陷泗州逼儀揚黃澍夢庚陰遣人迎降繼咸孤舟避蘆葦中夢庚劫之去見豫王長揖不拜王亦敬禮之為設宴不飲不交一言舟中夜起自縊監紀俞有灝覺而解之乃

拘送北在道八日不飲不死至良鄉歎曰此謝疊山盡節處也又繼同行者又解之入京就館左夢庚將劉劉學士曰蓋與之同朝乎繼咸曰今與之同朝何異前與之同叛乎次日內院剛林等從勸之朝且曰本朝為明討賊今賊未滅君入仕得為先帝報仇繼咸曰討賊

清之惠也今宏光帝何在而臣子可圖富貴乎劉學士曰宏光之立是乎賊未討君未葬安得遽立繼咸曰今上神宗孫也倫序宜繼大變之後社稷為重立君所以示天下有主也劉又言宏光不道事繼咸曰吾君也君父之過臣何敢知閔數曰攝政王傳諭欲官之繼咸大慟曰國亡與亡古金今通義某今日可以負明異日亦可以負

清不忠之臣

清安所用之王知其不可奪乃改館遷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終不薙髮明年六月二十四日遇害於柴市繼咸問何地曰柴市也繼咸曰昔文先生死此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時為兵部右侍郎收其骸載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死

逸史曰嗚呼司馬之志烈矣雖然吾於北使事深歎謀國之無人也當是時江南雖立君敗亡之餘耳而吾

朝應天順人乘機入關將相和豫士馬精強甲兵堅利驍乎有席卷囊括之勢為江南計者除輜重兵固守江淮而遣辯士具玉帛卑辭納款願為與國輸歲幣割大河為界凡降

臣家屬在南者厚賑撫之以繫其心毋令陰進說以内戕猶恐朝計未必聽從南牧之馬難遏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平故事欲以屬國禮折挫使之而所遣之使剛直不撓佐以奸險悖逆之兇徒是知不屈膝之為不辱命而不知適以啟釁之為敗國也且夫金革不避君子猶將譏之煌煌聘問之吉而以衰經將事可乎國家不可兩顧忠孝不得兩全懋第請之則不智廷臣不言則不忠致使御書不達使事不終豈非謀國者之咎哉即無洪範之陰輸亦豈能有當乎故夫忠臣之義全國為上吾計足以衛國而不用而後死之則可謂無憾也江督之料左審矣而小人反齟齬之以自撤其藩籬使江督計得行内外一心左雖有異心尚有所憚必不至稱戈

内向也嗚呼天禍人國凶德參會君子不幸而值其時計惟一死以報國耳若二公之忠節固昭昭乎與日月爭光哉

南疆逸史卷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十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六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鑅　陳于階

嗚呼南渡君臣豈不哀哉大敵已逼而廟堂嬉戲若無事然及揚州既破文武大僚倉皇集議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即降志辱身亦甘心也蓋羣思賣國矣兵科吳适至兵部問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言曰長江之險北兵豈能飛渡耶君何深慮於是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督京營戎政

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者其啟迎豫王渡江百官或降或竄奔走恐後矣其降者公侯則徐允爵朱國弼常延齡湯國祚柳祚昌徐宏爵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日孫維城鄧文郁方一元郭祚永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鄒存義黃中鼎常應俊鄭贊元大學士則王鐸蔡奕琛都御史則李沾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李喬朱之臣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劉正宗張居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朗丁允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陽袁宏勳王懩其餘部曹寺司下僚不可勝紀而獨劉成治黃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嚼然不緇豈非希世之鳴鳳哉且此數人者位非高也祿非厚也權非重也無封疆城守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冷曹散

秩備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高皇帝陵寢之旁雲爽所憑僅此數人以之仰答其平居自謂東林號召徒衆相與標榜而首倡邪謀靦顏屈膝曾不愧恥至今人反稱譽之嗚呼世之衰也三代直道泯沒盡矣世之言豫王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迎之於郊趙之龍錢謙益奉輿圖冊籍候於中途四拜以獻將入城大雨沾濕百官兩立無敢後者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庫收鎖鑰導王以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樂迎王南面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椎牛釃酒大享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伯劉澤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命且請擒宏光帝以自效於是不五日田雄挾帝以至也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甲戌進士初知廬陵縣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郎署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龍亟走免豫王入城成治獨閉戶不出迎已聞王命百官旅見出使假謁者註冊晨起呼名官吏俱寅往午歸否則妻子為俘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宜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耶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

禮部主事蕭端伯字元公新城人戊辰進士為寧波杭州推官皆古吳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沖淡夷曠虛懷下士每出則諸生以文藝釋子以語錄下為進金丹符籙雜然競進者恆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

不厭服而去治行最敝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於開元寺而不果已而潛心儒學慨然欲自樹名節始端伯少時思遺棄世俗自署印曰海岸道人至是忽改篆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益王與鄭芝龍結姻勢横甚端伯疏論之益王怒乃避跡於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乙酉授主事數月而南京不守或謂曰公如老衲蓋浮沈山墅端伯曰臨難毋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豫王之召百官也端伯不至從者固請書一帖付之曰大明忠臣黄端伯王命召之兵入先捶其妾端伯儼然不視曰殺即殺耳我不投謁也乃拘之去方巾大袖見王不拜王甚重之啗以大官不可曰以方外禮之可乎亦不可王問

宏光何君曰聖君曰何以指昏為聖曰子不言父過問士英何相曰賢相曰何以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遂下獄獄中作明夷録自跋曰甲戌易數疏成靈龜見夢初筮得明夷再筮得其子之明夷今江閩犴狴妖夢是踐人欲三公汚我我寘死不從也微荒婁秀寓象明夷豈不信而有徵哉大師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端伯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顫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顫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蓋剃吾心卒如之而絶一僕拱立於其側揮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諡忠節端伯深於禪而卒歸於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没大臣之不能死者輒因緣扗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

生之末路豈端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噫可歎也

户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甲子舉於鄉南渡管理新餉至丹陽聞變欲馳還侍者曰往則投死耳幸而不還難且歸而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士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攜服至方正學祠下拜曰願從先生於地下令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縊於樹一僕欲為解之一僕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必不聽不如己也遂死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明年而京師陷宏光立廷祥知不能立國不欲出既而念母老冀得誥命以榮親慨然歎曰仕不仕我己策名吏部矣國難不可避也且

以娛親乎乃入都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日而揚州不守
天子播遷衆朝迎降廷祥慟哭曰我知亡不意其如是速也
吾豈忍背恩於國乎遺書其子曰捐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
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日與禮部主事黟天閑約同死
天閑懷刃至文廟跪告先師欲自刎為其僕所持不得死廷
祥至廟中拜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焉君常劉湛六也自投
武定橋下有女静照能詩為鵑紅集以悲其父吳中傳之其
同年孟津陳鑣字脩業上在潛邸時識之及即位以青浦知
縣朝謁留為中書舍人上出幸太平鑣扈從不及遂自殺子
伯俞抱父屍慟哭亦死壬午舉人也
欽天監五官挈壺正陳于階字瞻一上海人嘗學天從學士

徐光啟學思法薦授是職南渡令造火器
大兵至歎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死何以見徐公哉
縊死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徐公哉
逸史曰予於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賢
人君子淪於下僚而奸回賣國之徒反居高位國之所以亡
也或曰其時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矣予削
而不書何也曰非死義也宏光既出城中無主百姓羣破獄
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羣毆之曰汝何故假我先帝子
拔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己也欲走丹陽門閉不得出
倉皇與僧懷壁趨雞鳴寺市人復窘之懷壁勸之死不得已
乃縊維垣亦慮禍及驅二妾投井死置三指旁殮二妾中題

已名置堂中身微服夜遁至土橋為怨家所殺死如是得謂之死義乎且夫維垣身附逆竄名在丹書馬阮比之我置顯秩首以頌要典請是自羣小鴟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速敗亡張捷身為冢宰曾不救正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弑賈舉州綽十人者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為是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不得以死名節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猶賈舉類耳況於不得已而為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乎於是史之作發潛德闡幽貞旁搜遠羅雖市夫田隸苟其義死必不敢遺豈於大僚而反略之惟其微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敢書故慎之慎之而後所傳不妄故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南疆逸史卷十

南疆逸史卷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七

凌駉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保定降賊駉獨與賊戰身負數十創脅圍至臨清臨清亦陷賊誅求富室駉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推佩刑印部署鄉勇又說賊將降之擒斬賊官臨清濟寧同日收復與德州諸生謝陞逵相應謝陞者起兵德州

南中訛傳以為故相謝陞者也駉閤道使人上書請收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廟灣宜設水師一旅於此與青齊義勇暗相結授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駉亦時時與

新朝通書蓋孤軍難以自立也

國朝以兵科給事中授之駉不受十七年七月東昌下駉走大名其冬至南京陛見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駉乃入河南上方略云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敗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為州郡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河干劍浪風裂不敢自逸

詔命吏兵二部給空劄百餘以待歸正之人然實無一軍以
相策應者及許定國殺高傑走降
大清與李際遇導
大兵從河南渡河駉行部至歸德兵猝至遣人入城說降駉
斬之次日守者開門迎降駉將飲藥自殺豫王令先致淩御
史不者城且屠駉歎曰與其慷慨而殃小民其何如從容而全
大義遂往見從子潤生從之長揖不拜豫王賜觴勸之駉辭
不飲明日王見駉無降意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駉前
斬之且曰公以首領易虛名乎駉曰已辦一死矣遺以貂裘
革馬駉皆不受是夜謂潤生曰吾艱險備嘗欲守此土以爲
江南屏蔽今已矣臣志未遂死有遺恨又以書謂豫王大江

以南天之所恨否則揚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同死豫王命殯之吏民皆決哭失聲事聞贈兵部侍郎潤生贈河南道御史駉死時年四十三當江南初建自謂晝淮而守可以偷安孰知門庭撤而堂奧必不固也使乘大兵未下之日一軍北去與駉特特角大勢在我中原尚可徐收即不然大兵南馳亦未能傳檄定也豫王心重駉不忍殺之有以哉

何剛字愨人上海人也庚午舉於鄉為人英毅有才略知天下將亂與其同郡士結幾社排詆近儒徐言蹈步之習而講求經濟以庶幾於功名及其成就多實學而剛與陳子龍徐

乎遠為之魁所交多當世奇士東陽許都亦豪傑自喜者也
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也高皇帝嘗用之
平亂矣蓋及今成一旅以待用乎都許諾歸而散財結客招
致數千人後為邑令姚孫棐所陷十七年春剛上書言國家
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
也今天下所急莫如治兵之才然平生未嘗學一旦畀之兵
戈之任孰能勝之臣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令知兵大
臣教習之日講韜鈐練筋骨拓膽智陛下時召試之其學成
者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嘗遊東陽義
烏見其人智勇奮發忠義慷慨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
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以

收徽婺之奇才歲餘可使赴湯蹈火因薦許都及進士杭州
姚奇允生員桐城周岐陜西劉湘客時都已前死而剛不知
帝壯其言即授剛兵部職方司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陳子
龍入為給事中言守江之策莫如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
臣昔召募得二千人請委何剛訓練從之九月命防蕎子港
轉本司員外郎時朝廷草創庶務繁興皆非所急剛言臣請
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脩禮樂百官不必備惟日求天下
奇士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悍者臨戎朝廷爵祿務不
出三者驅天下才能而圖之求富必富求强必强若漫無經
制空言恢復是卻行而求前也優遊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
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爵人則真才皆

為國用而朝廷亦少浮議矣今大度之士分道四出求草澤英雄得財多者受上賞則梟雄皆畢命疆埸而內地亦鮮寇盜矣東南人滿徙之江北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史可法甚奇其才

大兵破徐泗泗軍退屯瓦窰鋪剛以軍會之及過揚州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偕死無益也不出如城號召援兵以為後圖剛歎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互解誰復應者剛為國家死則死之為知己亡則亡之濡忍而無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弦自縊剛之才雖不盡用而其死則烈矣其後子龍起兵不遂望門投止雖死不烈爭遠周旋義兵間無所

就浮沈閭巷以死以是知剛之吏傑出也
祁彪佳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未弱冠者為人美丰姿胥吏易之及視事民閒情偽無不盡知始相驚歎入為御史莊烈帝治尚綜核彪佳言如此則人臣救過不遑揣摩迎合漸生規避天下事益不可為矣出按蘇松宜興邑紳陳以恭暴於其鄉民聚焚其室廬發其祖墓洶洶不散彪佳單騎撫定之懲其倡首者奸民結黨立天罡名號橫行吳中郡縣有司不能制彪佳廉得其魁掩捕之召紳士父老會鞫城隍廟咸曰可殺者即時杖殺之民忭首稱快表禮清脩之士歸子慕朱陛宣張基等舉牛酒鼓吹騶從諸門謁見而疏其學行於朝請授翰林院待詔士林傳頌

為一時盛事踰年請終養歸從劉宗周遊其學益進崇禎十五年冬起掌河南道疏周以直諫攖帝怒彪佳言清望直臣宜留以表率百官奉旨切責以京察不當面折吳昌時於朝是時昌時方附首輔聲勢赫奕未幾果敗北都陷彪佳方以御史刷南畿卷羣臣奉福王至衆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今日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尚在也今海內無主蓋如景泰制稱監國於是以五月初三日監國是日內傳即位彪佳曰今日監國明日即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之後從之尋出按撫江南六月陞大理寺丞轉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先是北京之變縉紳之受偽職者鄉邑各出檄文討之奸人因以擇其衆所怨者刦掠以為利蘇州之項煜

錢位坤來學顯湯有慶四家常熟之時敏焚燬無遺彪佳奏民情鼓動借名義憤與其震之使懼不如感之使伏國法誠申人心自正朝廷宜將從逆諸臣灼知其實者先行處分使士庶無所藉口而後治其乘亂之罪則兩得矣奄人欲復廠衛彪佳言詔獄之弊以燬煉為工羅織為事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犬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緝事之弊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廷杖之弊刑章不歸司寇僕責多及直臣朝廷徒受愎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廷臣亦多諫者姜曰廣復力持之乃止鎮將于永綬等駐鎮江強攫民物浙兵見之不平相激而鬭浙將戰死鎮兵乘勢焚

掠居民被害者十餘里彪佳聞之率兵自蘇州晝夜兼馳而至鎮兵怵其威名乘舟遁斬首數十級遂定當是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聞彪佳布置周詳沿江設屯故不敢犇犯傑駐師瓜州寫書約會於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且大作彪佳捍小舟屏儀衛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須臾泊岸傑見之大驚下拜曰傑不意公之勇如是也彪佳勉以共奬王室慷慨流涕傑唯唯閱曰人多矣如公者甘為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妻張筵共飲明晨別去馬士英驅除異己令張孫振劾之因以告病歸三吳之民泣送者載道隱於雲門山舍

大兵入杭州使者以書幣至越不受其妻慮其死令家人環

守之不得閒處佳乃揚揚如平時防守稍疎閏六月五日出雲門至寓山之書室飲至夜分遣從者出唯祝山人在星月微明望南山歎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一世矣已而山人亦卧處分後事自攜燭投梅花閣前淺水而死家人覺而尋之燭猶未見跋也魯王贈兵部尚書謚文敏彪佳舉止蘊藉見者愛其和雅及處事決斷懍如也宗周嘗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彪佳從容盡節可謂不負矣

陳潛夫初名未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為人豪邁不矜細行嘗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黨為文逐之潛夫不與校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耳豈以翰墨爭是非哉十六年春授開封府推官時何以南皆為賊蹂躪惟河北未破諸持節

使者皆在潛夫渡河至杞縣依汝寧西平塞副將劉洪起以居峙芻茭整卒伍及京師陷報至乃慟哭令其下盡縞素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其偽官擊賊將陳德於柳園大破之獲牛馬輜重無算福王已立於南京潛夫傳露布至中朝大喜即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奏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皆王土也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者千人莫不引領以待王師誠分建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中原知朝廷有進取之心必衆心競奮爭為我用於是計遠近畫城堡俾之分守而我將師屯銳師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為食急在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衆

粉給糗糧臣當率以先驅諸藩為臣後勁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畫河為固南聯荊楚西控葵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之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也若不思外扼尊恃退守督撫紛紜盡集兩淮而舉王地甲兵之衆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馬士英不卹國計佯應之而陰絀其言當是時開封汝寧間列寨以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以十數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志在本朝潛夫請予掛印為將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姻戚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其杰老憊不知兵總督張縉彥止提空名亦不能驅駕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月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

縣遣其子三捷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爲撥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捷大喜過望謂其衆其衆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意賄覩其賄傛辭色以見之訊爲賊三捷泣而去大恨潛夫挾行諸寨寨帥列旌旗鼓吹迎送而其衆之來執閉門不出謁其衆謂潛夫賣使之日夜譖於士英士英怒十二月召潛夫還以凌駉代之明年三月而有僞妃童氏之事上初封德昌娶黃氏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洛陽陷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潛夫奏妃故在上不聞問妃乃詣其衆自陳本末劉良佐奉之如后禮送之都下上不納送鎮撫司拷問士英因謂潛夫妄認妖婦逮問下獄南京潰得歸浙東立國潛夫謁於山陰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潛夫自

募三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列舟江上浙江失守揖其妻妾二
孟氏曰我為忠臣爾為烈女泉下差為不忍東嚮書絕命詞
拜辭祖廟擕妻妾至化龍橋下曰不圖孟氏有此二女附其
背令先下乃自沈

王瑞柟字木聖永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蘇州府推官改河
間入為工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為鄖襄兵備道張獻忠
受撫瑞柟言於總理熊文燦曰撫之權自我操則可不得委
於賊賊以撫愚我我直以撫自愚文燦惑以為撓撫事瑞柟
曰非撓撫實濟撫也今左良玉等能辦賊而南漳貫一選光
化周士鳳之兵四面分防皆勁敵也當分於穀城之近郊下
令會勦以窘賊賊懼而降則心折而不敢戴貳否則玩而嘗

我我則何以制其變乎丈燦不從瑞枏知事必敗亟陳解散隨征歸農三策又不從乃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丈燦庇已不聽瑞枏頓足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羣盜混世王整世王張天王小秦王過天星遍處均房閤復乞撫丈燦又力主之瑞枏爭曰撫必墮賊計且倉卒之間前後受撫鄖襄皆賊數矣丈燦堅執不從未幾獻忠果反留書於壁具條上官名氏列所取賂之日月多寡於其下且曰不受獻忠錢者襄陽道王瑞枏一人耳由是名大著尋以憂歸南渡授太僕寺少卿將用爲湖廣巡撫南京潰不果唐魯各有除授晉理浙東兵餉

大兵入溫州諭降不應丁亥五月十五日爲瑞枏生日置酒

高會良久不出則縊死寢室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方五日云

逸史曰淩駉以下五人者皆經濟才也何剛潛夫倜儻奇偉言多大略淩駉彪佳深沈有謀輔以儒術爲使畀之重任未必不足以削平禍亂而卒無成者何也言之而不用用之而不盡而阻忌之者多矣自古金陵立國必以河洛爲屏蔽荊襄爲門户故劉裕桓温出鋭師親舉北伐宿重兵於徐鳳而後江南得偏安焉當明之末李自成奔突之寇得城不守京師雖陷中原猶明土也盼望王師如時雨焉苟國有長君疾遣重臣鎮撫之控引河淮聯絡山左其間草野寨帥龍咆虎吼之士感仰中興之主可以共功必且望風響附爭先効命

大兵卽入關居燕京必不能渡河南收晉宋之業未失也乃
委而去之視爲異域至有人焉創立軍府兵呼望搜習不果
應馴至士民失望豪傑解體驍將勁旅盡爲敵用此豈得謂
天亡之哉瑞耕之策撫事審兵丈燦膚愚有謀不信以釀治
天之禍嗚呼爲人主者奈何置膚愚於高位使惘惘事機而
抱奇智者沈淪下僚視其敗而不得採有志之士所以撫膺
而大息也

南疆逸史卷十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